



美麗女波士

凱倫 著

美麗女波士

岑凱倫 著

内 容 简 介

江海菱是一个由美国留学归来的富家小姐，为继父业，成为江家事业的老板。

霍亚伦在海菱的眼里是一个高大、强壮、骄傲、自负的富家少爷，她认为他是一个花花公子，而亚伦则说她是一个冷血动物，两人常闹别扭；杨伟良在她眼里是一个贫穷但好学的青年，他体贴、细心、事事讨好、须从海菱。

正当海菱与伟良订婚之际，一个柔弱的少女说她是伟良的未婚妻……。

海菱年青漂亮、家财万贯，几次遭到险情。是抢劫？是贪色？是报仇？

此书故事曲折，情节动人，耐人寻味。

· 美丽的女波士

岑凯伦 著

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(成都盘道街三号)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4.5 插页 2 字数 100 千字

1988 年 8 月第 1 版 198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000 册

书号：ISBN7—5409—0188—8/1·49

定价：1.70 元

美丽女波士

她踏进电子感应网，两扇避弹玻璃门开了！

她，领在前头，后面紧紧跟随男工，像一队受过军训的士兵。

她经过一个雕满中世纪欧洲壁画的走廊，终于到达一个比普通皇宫还要辉煌华丽的巨型大厅。

屋中主人似乎对壁画特别偏爱，整个大厅都刻满龙、凤凰、孔雀的壁画，而且还漆上金粉。

厅中的一几、一桌、一椅，全是金碧辉煌。

大厅里有许多人，华衣美服的男女，全白制服的女佣，呀！宾圩一样的场面，可是，她对一切气派全无兴趣，她焦急地，渴望地，要见见她患病的老父。

江绅士坐在一张金色法国式高背椅上，穿着质料名贵的西装，那张圆脸仍然是那么红润光滑。

大厅装了四部闭路电视机，他早已看到爱女归来，内心禁不住一阵兴奋。

由于江家医务顾问周医生，特级护士沈姑娘、程姑娘包围着江绅士，她走近才看见父亲。

“爸爸！”她蹲下来端详老父：“我接了余律师电话很担心，你没事吧？精神很好呀！”

“孩子，已经是两天前的事了！”江绅士嘘了一声说。

“江绅士前天不舒服，他几乎晕过去。”周医生说：“江绅士心脏很弱，不能再操劳了！”

“你这一次要我回来，是想见见我，不是要我留下，你暂时还不会退休的，是不是？”

“我早已和你约法三章，只要我的病发作，我就要去瑞士休养，飞机都准备好了！”江绅士摇一下头：“而且，我太老，七十七岁的人，应该退休了！”

“可是，爸爸，我还有一年才大学毕业。”

“你是为了那张大学毕业证书？不过，那是不重要的，就算你还没有念完中学，你始终是江氏企业的承继人。”江绅士点着头：“况且，你很聪明，自小极有个性，你可比得上任何男孩子。”

“好吧！爸爸，我尽力而为！”

“来！”江绅士拉着女儿的手：“我把她介绍给你。你的女秘书珍妮，男秘书韦高，商业顾问田伯明，法律顾问陈彼得，私人会计师莫立祥……还有，你的私人保镖江荣，江辉……”

“爸爸，我要保镖干什么？我们是做正当生意的，又不是走私贩毒！”她抗议。

“这儿治安不好，出入带两个保镖，比较安全。”江绅士说。

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美国的黑手党，拿的不是点三八口径的枪，是全自动的手提机枪。我见惯了，我不怕！”

江绅士说：“你在美国，只不过是学生，没有人会打你的坏主意，可是在香港。你是大人物，你不再是小可爱菱菱，你是女大亨——江海菱，你明白吗？”

女大亨？才只不过二十一岁刚出头的小女孩。

年纪很轻，可是海菱非常有主见：“美国流行中国热，很多人学中国功夫，你别瞧我只有五呎四吋，一百零五磅，我现在的武功，几乎可以做一个古代女侠，三两匪徒，我应付有余。要不要我玩两招？”

“菱菱，爸爸一直宠你，顺从你，你这次回来：不准派人接机，不准照片登在报刊上，甚至不让亲友知道你由美国回来，我全依你！”江绅士板起面孔：“可是这一次，你非要听我话不可；你太年轻富有、太耀目，如果没有人保护，你这只坏人眼中的肥羊终有一天会给狼吃掉。”

见父亲动气，她吐舌头耸耸肩，不再坚持。

“我上机了，凡事小心，非必要不要开跑车，我会经常和你联络。”江绅士慈爱地抚抚女儿长发：“可以不穿牛仔裤吗？我们女董事长！”

“嗯！”海菱转了话题：“我送你上机！”

“不，医生和护士会照顾我。你和下属谈谈，多了解，刚接手，你会很忙……”

送走了父亲，海菱掷下了头上的太阳帽，她倒在一张真皮椅里，伸了伸两条穿着绽补牛仔裤的长腿，乘飞机那一段时间，令她有点疲倦。

一个穿白色旗袍的中年女人走过来，轻声问：“小姐，你喜欢吃什么点心，我叫厨房准备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想吃，给我一杯牛奶，不，鲜橙汁，噢！不，女大亨要喝咖啡才够气派，给我一杯西班牙咖啡，各位要些什么？坐啊！别怕我，我很随便的。”

顾问、会计师、秘书、保镖，全坐下来。穿白制服的男士女

佣在后面排成两行。

“这儿没有你们的事，可以出去。我回来香港，切记保密。”海菱挥手把佣人使开，她喝了一口咖啡：“田先生，我想听听你意见。”

商业顾问田伯明立刻站起来：“假如小姐，不，董事长，如果你精神好，我想召开一个大会，让你见见属下各机构的主管，顺便了解一下他们的业务状况！”

“不，不必。你坐下，田先生，我很民主的。”海菱解释：“这些年来，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对于属下的机构，难以全面兼顾。所以，或许，其中有几个机构会有一些不适宜参观的内情，假如他们知道我走马上任，那末一定会来一个暂时性的大整顿，我所看到的，将会是表面化的美好，所听到的是演词般的奉承。不，我不喜欢虚伪，我要知道真正的内部情形。一个成功的人，应该多用眼睛，少用耳朵，看比听更加真实。”

几个人面面相顾，他们发觉到这位念商业管理、加州大学三年级的漂亮女学生，绝不简单！

假如看见她穿着破牛仔裤，就以为她是个吃迷幻药的嬉皮士，那末就走了眼。

每个人在心目中立刻对江海菱重新估计。

“董事长。”沉默一会后，韦高先开口：“你是准备突击检查？”

“不错！而且以第三者的身份突击访问。希望各位不要在无意之间，泄露了秘密。”海菱问珍妮：“我爸爸比较喜欢在某一机构办公？”

“江绅士是固定在江氏大厦办公，其余的地方，他只是偶

然去巡视一下。”珍妮说：“江氏大厦是最大规模的一个机构，因为大厦里有酒店，菜馆，餐厅，百货商场，旅游公司……”

“生意如何？赚了？还是保守状态？亏本？”

“赚钱，整个江氏大厦都赚钱！”珍妮兴奋地说：“董事长，要不要替你把办公室装修？”

“不，用不着，我不会长期留在那儿办公。因为既然生意不错，我就可以少花些精神。”海菱问：“莫先生，你是管数字的，哪一个机构的盈利比较差？”

“江氏广告公司业务进展慢，稍微欠理想。”

“广告公司？”海菱讶然：“现在的人，只要有一种新花生米上市，也会大卖广告；街头的海报，公共汽车，报刊杂志，电台，尤其是电视台，那些一分钟，三十秒的广告多得很。科学越发达，社会越进步，广告的需求更多，怎会稍欠理想？有没有调查过原因？”

“已经开过业务会议，原因是，缺乏广告设计人材。”

“招聘呀！只要有钱，什么人材找不到？”

“现在任职两个设计师还是两月前请的。”

“只有两个人？太少。招请，立刻再招请。”海菱沉吟了一会，她问：“谁是江氏广告公司的总经理？”

“陆国财！”

海菱说：“唔！韦秘书，给我一份陆国财的完整资料。”

海菱穿着一件褪色的夏天红色牛仔布裙，腰间束了一条宽腰带，百分之一百小家碧玉。

推开一线大门，那儿有不少职员，他们谈天说地，热闹得像个戏堂，海菱走进去，根本没有人注意。

女的交头接耳，搔首弄姿。男的马经、狗经两手不离，海菱怀疑自己走进了投注站。

她正在想，突然，她撞进一个人的怀里。

一卷白画纸，被撞跌在地上。

“对不起！”海菱连忙弯下腰去把画纸拾起来，无意中发觉那是一幅很可爱的画。

海菱抬起头，看见面前站着一个俊男，她把画交回给他：

“你是这儿的设计师吧？”

“我是来应征的。等了一早上，结果，唉！”

海菱说：“老板是不是没有立刻聘请你，说要考虑？”

“不，他毫不考虑就叫我走，他没有问我学历，甚至连我的广告也不肯看一眼。一开始他就没打算聘用我。”

海菱愕然了！陆国财到底在耍什么花招？

“也许你来迟了一步，他们已经请了人。”海菱安慰她，也在为自己找答案。

“绝对不会，”他非常肯定：“我昨天来，这儿的职员告诉我，今天才开始招考，今天我八点钟不到就在门外排队等候，一个早上，没听见有人考取了！”

“附近有咖啡店吗？”海菱忽然灵机一动。

“后街有一间。”

“我们去喝咖啡！”

“小姐……”

“走吧！相信我。我是要帮你的！”

他跟着海菱，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广告公司，走进一间咖啡室……

海菱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看那幅广告画：“可以告诉我，你以

前在哪儿念书？”

“中文大学。毕了业，找工作很困难。其实，没有一技之长，是很难找工作的。为了我的将来，我的父母省吃省用，辛辛苦苦储蓄了一笔钱送我去加拿大留学，我学的是广告设计，毕业后，我还在加拿大一间广告公司工作了一年，后来因为母亲生病，而且……一个月前我回来了！”

“学以致用，广告公司工作很适合你，”海菱指住广告画说：“你要宣传这只牌子奶瓶？”

“你很聪明！”

“因为你画得好，富吸引力，那奶瓶很美很突出，还有这婴儿的胖手儿更增加奶瓶的重要性，如果我有个BB，我会买这种奶瓶。”她说。

“谢谢你，可惜你不是老板！”他叹口气。

“也许，我可以帮你一次忙，告诉我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杨伟良，这是我的履历表。”

“在家里等我消息，广告画交给我好吗？”

“你可以拿去。小姐，你说你可以帮我，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将来我们会有机会见面，以后你会知道我是谁。我还有点事，结帐好不好？”

“好的！”他连忙掏出钱包。

“你这是干什么？”海菱把十块钱放在桌上。

“付帐呀！没有理由要女孩子付帐的，这是我们男人的专利。”他显得理由十足。

海菱说：“你这种大男人思想真要不得。现在是男女平等，男孩子可以付钱，女孩子一样可以，今次的专利权是我的，如果你有兴趣，下一次由你请。”

和杨伟良分手，她带着画再回到广告公司。

写字楼仍然热闹得像市场。海菱直走进去，推开总经理接待室的门，看见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，低着头在涂指甲油。她没有看见海菱，海菱也懒得理她。

她敲响了总经理室的门，没有人回说，她推开了门，看见一个中年的男人正在用电话。

看见海菱，猛力挥着手，示意叫她离去。

海菱视而不见，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来。

陆国财愤怒地掷下电话，指住海菱叱喝：“你是谁？进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们登广告招请设计师，我是来应征的。”

“就算你来应征，应该由我的女秘书来请你进来，你怎可以冒冒失失地闯进总经理室？”陆国财一张马脸拉得更长。

“依照规矩我不应擅自进来，可是你的秘书小姐正涂指甲油，她根本没理我，我总不能站在外面等一天？而且，我正在急需一份工作。”

“你来迟了！我们已经请够了人。”

“总经理，你是跟我说笑话吧？我今早八点钟就来了，整整大半天，根本没有人被取录。”

“你这个人讨厌，又爱管闲事，”陆国财指住她：“你想来应征广告设计师？你够条件吗？一张孩子脸，一条土布裙，你到底能做些什么？幼稚园的唱游教师？”

“你招请职员，不问她的学历、经验、才干、人品，也不去了解她是否有天才，可造就。难道年纪轻，穿一条破旧裙子，就没有资格在社会立足？刚才也有不少穿笔挺西装的人来应征，他们一样失望离去，总经理，收回你的成见，先看看我的广

告画……”

“免了，收起吧！”他用手一挡。杨伟良说得对，他连广告画也不肯看一眼，其心可测。

“看你根本就不想请人。”海菱加重语气。

“是又怎样？请不请人权在我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就不应该登招请启示，你这样做，分明是愚弄人。”海菱脸色一变：“你自己破灭了多少人的希望？况且，你也难以向你的老板交待！”

“我就是老板！现在，我请你离去！”

“我要你看我的广告画！”

“讨厌！”他按下了对讲机说：“施维亚，进来！”

那花枝招展的女人进来了，陆国财手指往门外一指：“给我送客，请！”

“噢！”施维亚看海菱：“怎样进来的？”

海菱瞧瞧她，回转头对陆国财说：“一个女人对付不了我，我的事不解决我是不会走的。”

“施维亚，”陆国财嘶叫：“拉她出去！”

“唏！当心点，不要碰我。你刚涂了指甲油，油还未干呢，你这样拉拉扯扯，会把指甲弄花。”海菱说。

施维亚呆在一旁，陆国财气得呼呼喘：他一手拿起电话，正在用手按九字，海菱一手抢去他的电话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报警，叫警察拉你！”陆国财一脸涨红。

“恐怕，警察来了，走的是你，不是我！”海菱走过去，一手将陆国财拉起来，她拍拍椅子，舒舒服服地坐在总经理的座位上。

“你…是谁？”陆国财目露凶光像要杀人。

海菱说：“我，就是我。你们两个好好地给我站着。”

海菱从裙子的大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出来，她一字一句地念着：“陆国财，四十八岁，有一妻四子女，两个儿子在外国念书，大女儿嫁给江氏机构的高级职员，小女儿仍在念中学。陆国财太太豪赌，是澳门赌场的常客，同时也是帝后珠宝公司的老主顾。”

“你，是谁？私家侦探？”陆国财忽然面色惨白：“你是廉政公署派来的人？”

“为什么一听见廉政公署就冒汗，没有做亏心事的人，根本无所畏惧。”海菱靠在椅背上问：“你必须回答我，你月薪只不过九千元，你太太何来那么多钱去豪赌，而且她经常买珠宝，钱从何来？”

“那是我家事！”陆国财极力镇定下来。

“当你的私事涉及公事的时候，那末，就不是家事那么简单。你不说也没有关系，我迟早会查出来，用抽丝剥茧的方法令你体无完肤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不必管，你只要记着我手上掌握了你的资料就行了。”海菱把小册子放回袋里：“今天的事，你们最好不要张扬。我走了！”

海菱风驰电掣地驾着她的跑车，她在美国是著名开快车能手，可是在香港往往无英雄用武之地，驾车在她来说，已经不再是一种享受，她正在懊恼，突然前面车子停下来，她惊觉之余慌忙刹掣，可是蓬的一声，车头还是碰向前面车尾。“噢，天！”她跳下车，向前面开蓬跑车内的男孩咆吼：“你为什么突

然停车？”

那男孩子开车门走下来，指住交通灯说：“前面亮了红灯，我不应该停车？”

“停车可以，但是先要打个手势。”

“我已经扬了停车手势。”

“我没有看见！”

“打停车手号是我的份内事，有没有看见是你的事！”

海菱说：“哼！瞧你那副神气的样子，好像所有的错都应该由我一人承担。”

“根本就是你的错，你驾驶不专心。”

海菱想想，刚才她的确没有集中精神驾驶：“看看有没有损毁，我立刻赔偿！”

“这么轻轻一碰，不会有什么大不了！”

“对不起！我为刚才的失仪道歉！”

“算了，小意思。”他打量她，看见她穿了一套美式牛仔装：“你一定是刚由外国回来，否则你开车不会那样奔放。在香港开车要特别小心，精神不集中很容易会交通失事。”

“谢谢指导，我会紧记！”

绿灯亮了，他上了跑车，把汽车开走！

海菱也继续她的行程，她一边开车一边想：香港好看的男孩子真多，她由美国回来只不过一个月，已经碰见了两个英俊的男孩子。

从那男孩子的潇洒俊朗，令她想到杨伟良。

她已经下令由田伯明安排他在江氏广告公司工作，除了他，还另外请了三个广告设计师和两个摄影师。

不知道他近况如何，海菱很想和他见面谈谈。

突然，吱的一声，一部汽车在她前面停下来，那司机指住她吼叫：“你会不会开车？横冲直撞，想死！”

海菱吐下舌头。忙集中精神开车回浅水湾。

珍妮，田伯明……他们全来了，海菱放下文件箱，接过女管家送上的咖啡：“明天我召开一个大会，所有机构的主管都要出席。”

“董事长，你终于愿意接见他们了？”

“不错，我认为这个时候露面最适合。”海菱喝了一口咖啡：“经过整整一个月的明查暗访，我发觉除了陆国财，所有的高级职员都很忠心，工作能力也很不错，他们是可信任的。况且，爸爸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上班，江氏机构变成群龙无首，如果我再不露面，恐怕他们的工作热情会逐渐冷却。”

“董事长说得不错。”韦高附和地说：“最近有不少人在打听江绅士的去向，尤其是江氏大厦的职员。”

“明天九点整在江氏大厦会议室开会，田先生，你去安排一下。”海菱走到陈彼得的面前：“除了讨论业务之外，明天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办，陈律师，我想单独和你讨论，我们去书房好吗？”

“董事长有命，岂敢不从？”年轻的陈彼得，对活泼聪明、美丽的海菱，早就暗暗倾慕。

可惜在海菱心目中，他连杨伟良也比不上。

江氏大厦的会议室，才八点钟就坐满了人。

每个人心里都想知道，老板到底是怎样的？凶狠？刻薄？架子十足？平易近人？明理友善？

虽然谁都知道江绅士有一个独生女，可是，极少人见过海

菱，一方面几年前海菱已经去了外国读书；另一方面，过去海菱从未参与过父亲的事业，她一向吾行吾素。

那些年纪大的主管有点担心，因为一般而言，年轻的新老板上场，必会排挤“老臣子”，年轻人似乎永远不能容忍老人家，一句“代沟”就把两代分隔了。

九点正，江海菱带着男女秘书进入会议室，所有的目光全集中在她的身上，海菱穿一条白色的棉麻布裙，长发用橡皮圈束着，脸上干干净净，全无脂粉。

海菱的清秀朴素令每个人诧异，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，新波士应该是粘着假睫毛，挂满项链，时髦洋化，香气飘飘的娇娇女。甚至有人认为今天的会议会全部英语对白。

不过，最惊慌的是准备大拍马屁的广告部经理陆国财。

陆国财千想万想，怎样也想不到，一个月前到广告公司找麻烦的黄毛小丫头，竟然就是压在他头上的大老板。

“各位，早。”海菱带着微笑向各人招呼。

“欢迎董事长！”全体一致起立。

“请坐下，”海菱一一点头：“我希望各位不要以为我高高在上，其实，我只不过是你们的朋友，我年纪轻，经验不够，以后还要请各位多多协助，我特别需要善意的批评和有建设性的提议，在这个大家庭里，我们应该万众一心，不分彼此，努力前进。”

老臣子松口气，年轻一派也庆幸有一个如此年轻而又民主的大老板，单是她那张春风甜甜的脸，就已经叫人心里舒服，愿意为她鞠躬尽瘁。

“今天我除跟大家见面，听取大家意见，还要解决一件重要的事。”海菱眼睛瞧向陆国财，陆国财全身冰冷，额角渗汗，

脸色苍白如死灰。

“陆国财先生！”海菱刚开口，话还未说，陆国财已霍然起立颤着声音说：“小的在此！”

“坐吧！别站痛了腿。”海菱温和说：“这儿每一位我都是第一次见面，但是陆先生我已经领教过了！”

“小的该死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。”陆国财忙不停地说。

“那是不重要的，陆先生，我只要我的职员忠心，我从未为你那天的狂妄而生气。不过……”海菱接过韦高递上来的一叠文件：“我绝不能容许我的职员狐假虎威，假公济私。这叠文件，全部记载你的事。你还记得我那天跟你说的话？”

“董事长开恩，董事长宽恕我，宽恕我吧！”陆国财像受了刑的囚犯，万分惊骇。

每个人都向他投以奇异目光，怎么一回事？

海菱说：“你大量收取回佣，对公司不忠，你属下的职员无心工作，工作时谈笑嬉戏，你不善主管，疏于职责，广告公司内一半以上的职员是你的亲戚朋友，假公济私。最可恶的是你扣取低级职员薪金百分之十，欺上压下，我下令请设计师，你竟然违抗命令，阳奉阴违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愿意请设计师，因为你两个儿子在美国是学广告设计的，可是，他们还有一年才毕业，这一年内，广告公司是否不做生意？现在竞争大，人人抢生意，你怎可以为了你自己的儿子置公司的利益于不顾？何况你的两个儿子吸大麻，搞同性恋，在海德公园胡闹，百分之一百嬉皮士，他们又怎能够做一个出色的设计师？总括上述的原因，陆先生，现在我开除你！”

“董事长，我求你不要开除我，我要养一家几口，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”陆国财哭叫起来。